

目 录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梁正贵 (1)
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黄济舟(遗稿) (21)
张百麟传略·····	周春元 (62)
回忆贵阳私立达德学校 ——兼忆教育家黄齐生先生 ·····	张笑尘 (81)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始末 ·····	杨汉先 (96)
法国传教士在安龙教区·····	周健钟 (115)
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	谢根梅 孟慰苍 (151)
我竞选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前前后后·····	陈明仙 (173)
贵州省参议会亲历记·····	蒋相浦 (187)
谷正伦杀刘伯龙的经过·····	肖开训 (202)
我对保定军校的点滴回忆·····	黄鼎魁 (215)
关于《贵州辛亥革命始末》一文的订正·····	吴雪涛 (219)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梁 正 贵

作者附注：本文材料来源，除根据已公开发行的书籍报刊中刊载的有关资料外，还根据以下几个方面：一、一些参加过四渡赤水的老红军战士的介绍；二、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我方和敌方的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三、实地考察和访问。作者虽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就着手调查有关四渡赤水的史实，主观上也力求做到准确、翔实，但由于所接触的范围毕竟难以全面，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所以，本文材料一定还有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长征。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江西中央苏区出发时的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此时，敌人已在我前进路上的靖县、绥宁、城步、武岗一带布置了重兵。面对五、六倍（有说十几倍）于我的

敌人，如继续死打硬拚，势必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在党中央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中央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部队迅即改向贵州前进。十二月十五日，我军一举攻克贵州黎平。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的协同动作，以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求得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在川黔边，而最初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条件不利时，再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要求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对蒋、湘、桂诸敌应力求避免大的战斗，但如在前进路上遭遇时则应打击之。

十二月十九日，我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左路一、九军团，右路三、五军团、军委纵队。当日，左路占剑河，右路占锦屏。黔敌望风披靡，我军从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连克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至十二月三十日，逼近乌江南岸。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今草塘），命令前卫部队准备强渡乌江。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

出关于渡过乌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夺取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再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一月三日至六日，我军分三路击溃守敌黔军侯之担部，强渡乌江。右路一、九军团在回龙场过江，经湄潭向遵义前进；中央纵队、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从江界河渡江，经猪场自南向北前进；左路三军团从茶山关，经刀把水沿贵阳遵义公路前进。

一月七日，我一军团二师袭占遵义，随后继续向桐梓方向推进，十日占领桐梓城，即留该地整训，并向四川方向警戒。与此同时，其余各部亦分别进到下列地区休整：一军团之一师、十五师在遵义以东之老蒲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区；九军团在湄潭、牛场地区；五军团在猪场地区；三军团在老君关、尚嵇场地区；军委纵队九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我军在上述地区休整了十多天。在此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并决定在云、贵、川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和在战术上必须迅速实现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在组织上，撤销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由张闻天任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任书记。在军事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军事指挥

小组。毛泽东同志负全面责任，周恩来同志负责具体指挥，王稼祥同志协助。四渡赤水，就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中央军委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下，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关键性的一战。

我中央红军进驻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以后，敌人对我下一步的行动作过多种判断，既怕我东返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合，又担心我北渡长江和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而蒋介石的重庆参谋团对我中央红军入川又作了三种估计：一、向泸州、宜宾西进，认为是我上策；二、东经酉阳、秀山、黔江、彭山，从奉节、万县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认为是我中策；三、直插重庆，认为是我下策。从这个估计可以看出，敌人主要顾虑我军西向，对此并预先设想了两道防堵线：第一步是防堵我军于泸州、叙永、毕节之线；第二步是防堵我军于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与宜宾、泸州大江之线。

敌人整个战略企图是：首先以全力对付我中央红军，而后再各个对付我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其战略部署：以湘、鄂敌军各一部围困我二、六军团，以川、陕敌军各一部进攻我红四方面军，而以敌中央军薛岳兵团，纠合黔军全部和湘、川、滇敌军大部，以及两广敌军一部，对付我中央红军，企图首先抑留围阻我于乌江西北地域，然后再寻机与我决战。

对付我中央红军的敌军具体部署是：

以敌川军刘湘部四十三个团（有说三十个团）组织“川

南剿总”，向叙永、古蔺、赤水、东胜场方向推进，并防我北出；

以敌滇军主力三个旅向毕节推进，另一部与川军衔接防守滩头、盐津、毕节之线，防我西进；

以敌湘军何键部四个师，进至乌江以东的酉阳、秀山、松桃、铜仁等地，构筑碉堡线，防我东返，并随时策应薛岳兵团。

以敌中央军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八个师，加黔军主力（黔军共五个师三个旅），分别由贵阳、黔西、金沙之线，向遵义、湄潭方向进攻，妄图在其他方面敌军的配合下，将我中央红军聚歼于乌江西北地域。

同时，还令两广敌军各以三个师向黔桂边境推进（后广东敌军未来）；又从河南调上官云相两个师开奉节、万县，防我由此北渡长江。

综上所述，敌人对付我中央红军的兵力，共约十七个师另二十个旅，计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而我中央红军，当时只有四个军团，计十七个团、三万余人。敌我兵力是十与一之比，我完全处于弱军被包围的形势，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根据敌人这一新的围攻态势，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了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过长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和实施这一方针的具体任务，在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作了详尽的表述。

计划要求：一、从现驻地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准备由兰田坝、大渡、江安之线北渡长江；二、消灭和驱逐阻敌，如敌紧追，则集结主力，回击追敌；三、如川军阻我不得渡江时，则暂留川南地域战斗，并准备于金沙江过江。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还要求红四方面军向重庆方向积极活动，吸引川敌主力于自己方面，减少江防川敌；要求二、六军团向鄂西南、川东及乌江以东地域积极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交通，钳制和分散敌人的围攻力量。

四渡赤水就是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的。但我在遵义地域停留期间，由于南面敌军薛岳兵团由贵阳、贵定地域，向修文、黔西推进，并以黔军作前卫，由乌江上游过河，口益向我逼进，因此在《渡江作战计划》正式下达以前，我军实际已开始行动，集结位置逐渐在往北靠。

一月十二日，军委重新规定各军团集结位置，令一军团二师四团北进驱逐新站之敌，向松坎警戒，军团主力全部进至桐梓；令九军团一个团进占绥阳，向正安警戒，军团主力仍留永兴、湄潭、牛场地区；令五军团留一个营在猪场，向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等渡河点游击警戒，军团主力移团溪地域。军委纵队和三军团仍留原地。

一月十六日，军委明确确定部队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部署。令一军团集中到松坎地域，向鲮江、赤水两方向侦察警戒；九军团由绥阳、湄潭、牛场地区向桐梓转移；五军团由团溪地域向遵义、桐梓地区转移；三军团集中到懒板

凳地区。军委纵队仍留遵义。

同日，黔敌六个团进占乌江北岸之刀把水、螺蛳堰。十八日，进占懒板凳地域。我三军团第四师按照军委命令，于懒板凳及其以北地域，节节阻迟该敌。

一月十九日，我军离开遵义地区，兵分三路，右纵队为一军团，中央纵队为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左纵队为三军团，分别由现驻地向赤水方向挺进。

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我军全部进至赤水河以东附近地域。各纵队进军情况大致如下：右纵队一军团，由松坎地区出发，经石壕、梨园坝、温水（在此歼敌侯之担部后卫百余人）、双龙场（击溃敌两个营）、良村、梅溪、大安坝、猿猴，于二十六日进到赤水东南之丰溪口、复兴场（二师）和旺隆场、七里坎、小关子（一师）地区。一师于重盘、七里坎与川军教导师章安平第一旅发生激战。中央纵队的九军团

（二十三日归入右纵队，暂归一军团指挥），由桐梓以北楚米铺地区出发，经吼滩、良村至习水（今官渡），与川敌特遣支队一个团发生激战，节节抗击，准备于二十七日退至葫芦坪、五里坡（未走到）地区集中；五军团由娄山关地区出发，经桐梓、吼滩，于二十七日进至土城东北之青杠坡、石羔嘴、屋基坝、水石坝地区，与分由温水、习水（今官渡）方向，向我追击之川敌廖泽部之先头四个团激战于青杠坡地区；军委纵队由遵义出发，经桐梓、吼滩、东皇场，于二十七日进到猿猴、土城地域。左纵队三军团，由懒板凳、遵义出发，经芝麻坪、花秋坝、放牛坪、兴隆场、临江场，于二

十七日到土城以东之鼎新场、新场地区，准备协同五军团歼灭进到青杠坡地区之敌。

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令一军团军团部和二师从丰溪口、复兴场返猿猴集结，准备参加青杠坡战斗，一师仍在旺隆场至猿猴间迟滞赤水来攻之川敌。令九军团尽量迟滞习水来敌至二十九日。

一月二十八日晨五时，我三、五军团向青杠坡之敌发起进攻，至十二时仅击溃其一部，与敌主力形成对峙。

一月二十九日，军委为争取先机，决定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四川的古蔺南部前进。一军团、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干部团上千队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军委直属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渡河；五军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土城上游渡河。

此时，向我尾追侧击之敌已迫近：北面川敌达凤岗第十三旅已进至赤水东南之丙滩，章安平第一旅逼近葫芦堰；东面廖泽模范师第三旅进至习水，边防二路穆肃中随后跟进。前面堵击之敌也在开动：川敌模范师第二旅准备由叙永开古蔺，第一师的刘兆藜第二旅也准备由泸州开叙永之线。

二月二日，右纵队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袭击叙永城未奏效，随即经常遭敌截击。同日，该军团后卫一师，在三岔河被敌截断而改道前进；三日，军团部和二师在永宁遭敌截击；五日，一军团的一个团在毛坝被敌截断；六日，军团部又在大坝遭敌截击。与此同时，左纵队三军团也在天堂坝与

尾追之敌发生激战。

在敌人纷纷跟踪而来的情况下，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二月六日，军委、毛主席乃决定暂时改变原计划，改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寻求新的机动，令部队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集中，待机歼敌。但此时担任一军团长的林彪，却多次违抗集结命令，拖延四天，才将一军团带到扎西。

在我西渡赤水，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蒋介石判断我仍将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为加强其围追堵截兵力，首先将湘、黔、滇各路敌军及薛岳兵团重新编组：令湘敌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辖五、六、七、八四个纵队，以主力围攻我二、六军团，一部置于黔东堵我东返；令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二纵队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三纵队滇军孙渡部，第四纵队黔军王家烈部。随即一面部署防堵，一面调动主力向扎西进行分进合击。其防堵部署：

令川军固守古蔺、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我北渡。另以三个旅（教导师章安平第一旅、穆肃中边防第二路、达凤岗第十三旅）向安边、屏山、雷波一带布防；两个旅（模范师蒋尚朴第一旅、第五师袁如骏第十四旅）向滩头、普耳渡、盐津地区布防，企图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我西渡。同时又以黔军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区，防我东进。

分进合击部署：以川军三个旅（教导师袁治第三旅、模

范师廖泽第三旅、第八师刘兆葵第三旅）由扎西西北向我攻击；以川军两个旅（教导师范子英第二旅、潘佐独立第四旅）由扎西东北向我攻击；以滇军孙渡纵队三个旅由扎西西南的镇雄向我攻击；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九十六、五、十三师分头前进至大定、黔西、仁怀地区，企图由扎西东南向我攻击。（吴奇伟纵队此时在黔西乌江沿岸。）

在敌人气势汹汹大举向我扑来之际，我军已于扎西全部集结，进行了整编，并扩大红军三千人，为寻求新的机动创造了良好条件。根据敌主力大部被我吸到扎西方向，造成了黔北空虚这一新的情况变化，军委认为目前渡江已无可能，决定率领红军挥戈东指，出敌不意重入贵州。

这一战役行动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在二月十六日军委给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电文，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同日发出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中有详尽的说明。电文大意是：我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致使我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创造新的苏区，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另电：本日我军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个旅向兴文、长宁、高县、珙县、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敌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地作战不利，现我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北敌人为主要作战目

标。《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根据这一意图，我军从二月十一日开始东转。军委指示，川黔边为我们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作战。

二月十五日，各军团进至古蔺以南地区。军委决定东渡赤水，以歼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规定三军团为右纵队，渡河点在太平渡至林滩间，一军团为左纵队，渡河点至太平渡至二郎滩以北，军委和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要求渡河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我军先头部队在二郎滩背水作战，消灭阻敌黔军魏金镛（魏豺狗）一部，全军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胜利东渡赤水——二渡赤水。

二月二十三日，军委规定二十四日以一、三军团会攻桐梓（由林彪、聂荣臻指挥）。二十四日二十二时，一军团报告，第一团已进占桐梓，敌约两个连与我接触后，退至遵义方向约三里处。当晚二十四时，军委发出指示：如桐梓无敌，应乘虚占领娄山关，以便我军以后作战和转移。

当我军渡过赤水，向桐梓、娄山关展开进攻之际，黔敌王家烈忙将遵义地区的部队调往娄山关及其以南布防。（据

敌军资料，原在遵义地区的杜肇华旅和蒋在珍、何知重两师尚在松坎。）军委当时有电，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之敌为杜、柏（辉章）两部一、四、五、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三个团。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五十九、九十三）也忙从贵阳地区（有说从乌江渡）向遵义开进。同时，周浑元纵队也奉令由仁怀开往桐梓。

二月二十五日十四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报告：该部十三团已向娄山关前进，十三时许已有接触，拟以迅速动作歼灭娄山关守敌，建议一、三军团应于二十六日拂晓发起攻击。二十时，林彪亦电军委，认为：如一、三军团明日即行攻击，无法在明日上午包围迂回到娄山关以南，即令能赶到，必极疲劳，当日不能解决战斗，主张在二十七日向敌发起猛攻。

军委获悉贵阳中央军已出发来遵增援，当即否定了林彪的错误意见。二十三时，发出消灭娄山关守敌，夺取遵义的指示。指出：娄山关守敌，有凭娄山关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我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按照军委部署，当晚，三军团的十三团占领娄山关，一军团的第一团向娄山关以东之石炭关迂回。

二月二十六日，我五、九军团阻滞追敌，一、三军团及干部团，在娄山关、黑神庙、板桥地区，击溃黔敌约六个团

的多次反攻，歼其大部，随即向遵义方向实施追击。军委指示，估计遵义较空虚，薛敌韩汉英的九十三师和唐云山的五十九师今日以前不能到遵。一、三军团仍由彭、杨指挥，应乘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薛敌韩、唐两师。

二月二十七日十五时，军委通知，遵义溃敌残余除原有第一团外，其在鸭溪、湄潭之数团均可于今晚赶到，薛敌之九十三、五十九两师可能明二十八日下午到遵义。指出情况如此迫切，而又是转圜战局的战役，要求尽一、三军团全力，使用迂回，期于今日协同干脆消灭该敌，勿使良机稍纵。

是日黄昏，我一、三军团占领遵义新城，二十八日凌晨二时继占老城，遵义再次解放。

二月二十八日十时，薛敌韩、唐两师赶到，当即向我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等阵地发起进攻，激战至黄昏，我军全线展开反击，敌主力大部被歼，全面崩溃，我乘胜猛追至乌江北岸，仅吴奇伟及少数残卒逃脱过江。整个遵义战役至三月一日上午结束。

三月一日十二时三十分，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召集群众会，宣传遵义战役的胜利。指示中说：我野战军主力，三日内连下桐、遵，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支在两千以上，俘敌约三千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遵义战役结束后，一、三军团即转移到鸭溪、八里水、板凳凳休整，干部团驻遵义，五、九军团继续在娄山关、石炭关一线阻滞川敌。

我军遵义大捷，蒋介石气急败坏，认为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三月二日，亲自飞到重庆督阵，命令驻川、黔各军，概由他统一指挥，没有他的命令，不得擅自进退。他把进攻我中央苏区时所采用的堡垒政策又拿了出来，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各部，在乌江以北、赤水以东，构筑碉堡，设置四道封锁线，并逐步推进，而令遵义以北的敌人，沿娄山关遵义的大路，加紧向我进攻，企图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方法，南守北攻，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之狭小地域内而歼灭之。

三月五日，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同日，毛主席亲自为前敌司令部起草了《鸭溪作战命令》。当时敌情是：川敌和周敌（浑元）准备七日会攻遵义。川敌郭（勋祺）师三个旅六日由桐梓向遵义东南地区进攻；周敌三个师五日开到枫香坝、长干山，六日到鸭溪、白腊坎，七日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吴奇伟纵队布防乌江南岸，策应周敌。据此，军委决定，以九军团在桐梓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而集中主力之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于遵义、仁怀路上，突击周敌。

三月六日至八日，周敌畏被我歼灭，由攻势转为守势，据碉固守，不敢与我轻易接触，使战役未能打成。三月九日至十三日，我对西安寨黔敌犹（禹九）旅发起进攻，以调出

周、吴，但周仍未敢出，我遂决定再向西南运动，继续调动周、吴，并控制赤水河上游各渡河点，以利作战。

我在鸭溪、白腊坎这一狭小地区的积极行动，造成了蒋介石的错觉，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于是，下令各路敌军加紧向我进攻。三月十一日，川敌郭勋祺部占遵义，吴奇伟一部北渡乌江。

三月十五日，我军西移进攻鲁班场之周敌。十五时，我以主力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七时半，因敌凭藉工事固守，战斗形成对峙。此时，北面川敌、东面吴敌已向我逼近，为进一步调动敌人，二十时，军委决定立即与敌脱离接触。当晚，我军分由鲁班场、长干山、坛厂地域向赤水河东岸转移。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按照预定计划从茅台及其附近再次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古蔺方向前进。

我军渡过赤水后，蒋介石又认为我军将北渡长江，命令各路敌军迅速转向西北、以川南为目标急进。已经进至或正向赤水、松坎、桐梓开进的川敌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第一师第三旅慌忙掉头，向叙永方向赶进；滇敌孙渡所部，则经毕节、赤水镇向白沙、麻线堡赶进，分头对我实行截击和堵击；川敌郭勋祺三个旅则经仁怀尾我向古蔺追击；周、吴两敌则经鄯家渡、新渡向我实施侧击和追击。三月十九日，川敌郭勋祺部渡过赤水，吴、周两敌进至鄯家渡南北地区，孙渡一部进至赤水镇。

此时，我军主力隐蔽集结在古蔺的大村、铁厂、镇龙山一带，为进一步迷惑敌人，令一军团一个团向古蔺方面游击，伪装我军主力西进。

在敌人已被我调动，纷纷西向时，我军主力以秘密神速动作，出敌不备，再次转头东进。三月二十一日晚，一夜之间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赤水河两岸。

我军东渡赤水，从敌右翼与敌形成对进态势，分数路向南挺进。二十六日进至敌遵义、仁怀封锁线北侧干溪、平家寨地区。二十七日，军委令九军团暂留遵、仁大道以北，依托马鬃岭，钳制周、吴纵队，掩护主力通过敌遵、仁封锁线。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我军主力于二十八日通过敌遵、仁封锁线后，先后在大塘、梯子岩等渡口胜利渡过乌江，进至息烽西北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域。此时，向我进行尾追和截击之敌，都被隔在乌江以北，敌之部署全部为我打乱。

我军四渡赤水，蒋介石还不知道，以为我还在古蔺方向，并判定我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是稳操胜券无疑。三月二十四日，扬言“督师”，由重庆飞抵贵阳，当即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妄图将我“一举全歼”。但好梦难成，我军不但不为所困，反而胜利南渡乌江，直捣其贵阳行营，顿时使他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四月一日，我军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向贵阳方面前进。四月三日，我军占领扎佐，逼近贵阳。